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七

龔翠祚原名自珍字瑞人號定盒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定盒文集

平均篇

著錄

孰議

農宗

規恥

說京師翠微山

說居庸關

京師樂籍說

葛伯仇餉解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探館記

長短言自叙

一

二

三

三

五

五

六

七

七

七

八

九

江左小辨叙

九

袁通長短言叙

九

金孺人畫山水叙

九

江南生橐筆集叙

十

陳碩甫所著書序

十

畚人求墓銘書

十一

記王隱君

十一

書葉機

十二

書金伶

十二

松江兩京官

十四

王仲瞿墓表銘

十四

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十五

國朝文匯丙集卷七

平均篇

龔肇祚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其遠初乎降是至天下而由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貪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醜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孟馬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踏石而浮則不平其涸而踏則又不平其有天下者曰吾欲為遠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羣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瘡遠則亡瘡遠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為計盜為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賤富者安貧者日瘡傾富者日瘡墮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蓄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為兵燬為疫癘生民唯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嗚呼此費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淳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

而告罄。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况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散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散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階水。西有階財。南有階粟。北有階土。南有階民。北有階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歌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驚。驚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坳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瘥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懼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懼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慮。可以慮。不可以慮。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詳也。民固未知。智未嘗有。然君已懼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以違吾則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前。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

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啣唔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樂。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天。注之地。注之天。注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饜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順之法。齊之以至一之令。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著議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關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為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

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為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未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為儒史官之後為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為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為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為名家鄒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為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肆其豆蓬梁其文字處則為佔畢絃誦而出則為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存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為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為儒而不高語前哲玉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為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

言下及造車為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性之業業修其舊此雖感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為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糧耒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矐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園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噫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費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孰議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禕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清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墮也似治世之蕩蕩平平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閭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廩無才工衢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駟藪澤無才盜當彼其世也而才士孤根呂升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于僂之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



告于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擔荷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知度將見僂。則早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詩惇者則早夜號以求亂。夫惇且僂。且昭然。惇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鄙之倫。慙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惇。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履。寒于堅冰。未雨之鳥。威于漂搖。痺癆之疾。殆于疽癩。將萎之華。慘于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才。臣智士而厚。秦黨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擇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懼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為有家。與其為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為天下。恒視為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殺沒地殺。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為尺土。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為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

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充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上下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為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為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為大宗。乙為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為小宗。乙為羣宗。羣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為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為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為佃。閒民之為佃。帝王宗室羣臣也。古者無文。用擇穡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為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

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為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為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尚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仰食吾宗也以為天下出稅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為宅以什一出稅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春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為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成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成期功恩亦網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芋木棉竹漆果蔬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緯以為器治泥以為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鎗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竦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為奴宗為餘夫請田則闢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為變法關羣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關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徒徙政關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芋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園糶佃五者每或一廢凡農之仕為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穡寒

暑溼乾不以使其子。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瘵寒暑溼乾不以愬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子俸。六品以下子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貪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闢大吏。稽其世數。闢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允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為宗。本小宗者復為小宗。本羣宗者復為羣宗。本閒民復為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進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保於宅。是故壽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原流具矣。壽一農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為天下大綱。總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源。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遂既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牒。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秦厲空虛野。無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規恥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才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

夫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統。嫗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示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民。稱祖之廟。其才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使其有力。彊武而滑。孫乃不可長。乃非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尤辱之。始也。辨之。尤。非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猶其府焉。徘徊其鐘。簾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彌。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亏臣。不亦莫乎。

說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暮小。感慨暮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為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為微蓋。不為枕障也。出阜成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牖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憇。不孤。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為慙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為主峰。又恥附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頤。有巨松柏。雖華靡靡芬腴。石皆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

亦與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三山舍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鑿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淨其間其發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為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龍泉遲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為隱矣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遊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十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為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屬居庸實其間如因兩山以為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

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蓄吾馬。跋涉之蹤。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泱而盡。態迹之則至。手八達嶺而寤。八達嶺者。古限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類娑棠。衆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臂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余亦揭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尚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虜者相揭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做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罔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囊。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明時修。撤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為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龔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臨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善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為。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為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戶入樂籍。樂籍既募。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祭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婢閨以為術焉。則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无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綿歌泣於林第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為歛體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一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傑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僇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



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呼。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藻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之事答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遺以藻盛可矣乃使亳眾往為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困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眾者何闕國者也策為內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為開謀者也葛雖貧土可養葛伯放而柔彊隣聖敵旦夕虎視發眾千百入其境屯於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肯以葛降率其民而御奪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開謀者夫黍稻之策彙往來兩境陰謀之所彙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眾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尊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始夫葛何辜畢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文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矣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請鮑昭蕪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  
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  
謹過橋遇女牆鬻可登考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  
無零斃斷壁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雜得肉館人以酒一餅  
蝦一筐飽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使窗鳴鳴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  
岡春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蠶殼也審視玻璃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  
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圯無存叢所信宿之西園門  
在題榜在尚可識其可登臨者尚八九處阜有柱水有芙蓉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  
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  
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謹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  
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苦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為叙為題辭者  
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為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  
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即有之聲不能徹旦然而女子有以  
梳子華髮為鬢求書者爰以書畫環填互通問凡三人凄聲哀艷之氣繚連於橋亭  
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搖搖不自持余既信信擊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簾雨嘯

歸穴悲鬼神泣者嘉慶和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艷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為恨卧而思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感哀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予賦側艷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絳淫蒸而與之為蕭疏淡蕩冷然瑟瑟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與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尚猶丁初秋也與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霖館記

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郡尉杭州之西谿皆產霖或曰霖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散為美正則無景霖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霖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鉏正以妖霖病霖為業以求錢也霖之散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霖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其稗枝鉏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霖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瓮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且乃逝瘞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機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

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蹠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子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蹠。窮子生之光陰。以療蹠也哉。

長短言自叙

情之為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鑿子之為長短言。何為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為尊。無佳為尊。無寄為尊。無境而有境為尊。無指而有指為尊。無哀樂而有哀樂為尊。情孰為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音以終之。如之何其消音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大飛之。始孤盤之。悶悶以柔之。空濶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極於奮。則散矣。畢矣。人之閒居也。泊然以和。頑然以無恩。仇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曠昔之年。凡子求為聲音之激。蓋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為宥情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悲哉。余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於旦陽者為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佳。子之佳也大矣。雖曰無寄。子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為。此長短言也。何為。今之年叙之。又何為。曰爰書而已矣。

江左小辨叙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曆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風氣淵雅。其故家巨族。譜系多聞人。或削一書。或刻一帖。其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恹恹枯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怛。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為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高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為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呀。

袁通長短言叙

錢唐袁通長短言六卷。今夫閨房之思。裙裾之言。以陰氣為僥。以怨為軌。以恨為旆。以無如何為歸墟。吾方知之矣。若其聲音之道。體裁之本。短言之欲。其熟。長言之欲。其淫。商莊言之欲。其思。謫言之欲。其不信。諛言之欲。其來無所從。去又無所至也。怪哉。使我曼聲吟戲。壽命訖而不知厭。招我魂於上九天。下九淵。旬日而不可返。泊然止寂寥兮。無讚於先王。而豈徒調護牙之一韻。割駭之一乘也哉。卒無如何。命筆為之叙。

金孺人畫山水叙

嘗以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至窮山川之幽靈。嗟嘆草木之華實。文人思女。或

名其家或以寄其不齊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出嘗以叩吾容。容曰。是出於老莊耳。老莊以逍遙虛無為宗。以養神氣為用。故一變而為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劉勰論魏晉宋三朝之文。亦幾幾見及是。或者神理然耶。吾友王曇仲。瞿有婦曰金。字曰五雲。能屬文。又能為畫。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畫有曰山居圖。極命物態。仲瞿實未甘即隱逸。以從魚鳥之游。五雲嘗斲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畫之美。而偕隱焉。曇曰諾。呼。曩者同時之士。固嘗擬仲瞿以晉宋間。民不聞其有奇婦。余窺其能事與其用心。雖未知所慕學何等。要真不類乎凡之民矣。抑又聞老莊之言。或歧而為神仙。或歧而為此類。將毋此類之能事與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歟。大夫學宗。尚其思之。庶嬪百媛。尚其慕之。歎息不足。從而緣之辭。

江南生彙筆集叙

江南有奏議十九卷。國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議入私集。況士乎。生佐督撫為政。居幕下。歷七省。客十九主。此之所為。代十九主。有假彙未用者。有一事前後數易。奏稿並存之者。不得曰奏議。以惑來者。予正其名曰江南生彙筆集。集中言天下財賦。大指不當豐於入。而當番於出。有百餘事。言天下刑名大括。謂本朝刑太寬。民太不畏。又有殺人不死。傷人盜皆不抵罪者。又本朝糾處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

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其平生蓄於中心時時露於文采者也。

龔自珍曰：江南生之言當否，後世有折衷之者，予不深論。竊聞其為人，取於所主甚介，談笑稍悍，指示曲折，文辭甚辨麗，於屬辭輕重繁簡往往因一言爭軋往復，必欲達其意而後已。當此時，朝廷詔令琅琅動數千言，督撫奏議亦皆虎虎有生，氣朝野不病君狂也。

陳碩甫所著書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子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家國天下。壯而為卿大夫公侯，天下國家名實本末皆治。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為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算師購人，則積數十年之功，始立一術。書師則繁

稱千言。始晚一形一聲之故。求之五經三傳。于史之文而畢合。乃宣於楮帛。而且一戶牖。必求其異向也。一脯醢。必求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有高語大言者。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於是二千載將墜之法。雖不盡復。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力。至苦勞矣。陳碩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執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典禮而齊刑。則六藝為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披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既殖吾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千事。推之欲遂。以通於治天下。大凡其書如千篇。如千卷。其書如千卷。都如千卷。如目錄。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者。授行者。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躐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曰。使碩甫自信。所推舉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為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冀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

舍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錯其詞。夫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情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情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悵鋪叙。既成。意尚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為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駢翼。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尚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為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為傳。為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諫。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為文章。又存吾子諉責不可辭。而猶不忍為誌銘。謹撰上墓表。

記王隱君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麓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相中。見書心經靈且半。如遇麓中詩也。益不能忘。春日出螺螄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失。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襪日中。問路焉。告其子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

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為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叩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隙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素有一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手。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為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函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輪夫言髮髯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鋤地能書者姓。橋外大小兩樹倚依立。一杏。一烏桕。

書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母與試機大訖。初蔡牽朱濟兩盜。為海巨獺。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休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鈞不以聞。故為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

將犯艱機得機號於衆曰。我一貧賈生。吮墨執三十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咄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衆曰。吾請銀於文官不可。或借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乃擡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膏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檣之勢。抵餘艘。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清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旂。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為江南知縣。為龔自珍道其事。

書金伶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吳人。乾隆中。吳中葉先生以善為聲。老海內。海內多新聲。葉刊而律之。納於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為雅。劇為

狎游。至屢不相狎。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之關鍵。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死。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秘。為第一弟子。德輝故劇弟子也。某部部最無名。顧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刊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即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為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亢。乾隆甲辰。上六旬。江南尚衣。嚙使爭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藝絕矣。而某色人。頗絀。或某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琵琶員。不具。或皆具。而有聲無容。不合。駕且至。頗窳。客薦金德輝。德輝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一部矣。嚙使喜以屬金。金部署定其目。錄琵琶員曰。蘇州某。笛師曰。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輝自署。則曰。正旦色。吳縣某。隊既成。比樂作。天顏大喜。內府傳。溫旨。燈火中下珍饈。醞玉器。宮囊不絕。又有旨詢班名。嚙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腋成裘也。駕既行。部不復折。而寵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德輝既以稱。旨重江左。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末也。當授汝哀秘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

字德輝以為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治夕笙簫四座。被服親煨姚冶。跌盪時則必有一人故衣冠面目不可意。而清醜入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娑娑然權奇禱廁於其間以為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大官。走聲譽下能覩名僧羽士名倡怪優劍俠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輝。而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為上座。既就夕。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住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癡。如倦如倚。如眩如聲。細而語。如天空之晴。緜纏綿慘聞。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已。忽放吭作雲際老鶴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而德輝復以富且美譽終。德輝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約畧傳其聲。貧甚。走東南。至訖于嘉慶己卯冬。非石在於座上。予謂之曰。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龔自珍曰。非石今儼然在酒間。謂予道蘇揚此類事甚夥。金德輝事自甲辰起。大約迄癸丑甲寅間。噫。江東才墨之藪。樓池船檝之觀。燈酒之娛。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姚冶

跌過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

松江兩京官

御史某與侍郎某相愾也。御史公得大學士和坤陰事。欲劾之。謀於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懌。事不成。徒沾直名。誠恤國體者。遲十日可乎。御史諾。緩急持子而行。上幸木蘭熱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報自。行在至。發之。和坤答侍郎書。大略云。和坤頓首謝。種種有處置矣。月餘報至。亦和坤與侍郎書。辭甚囑。謂君始我。侍郎慙。急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飲酒。幼竟上。是月以獎典罷官。亦無禍。浙後進曰。御史類放人也。安慮天下有弃己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獄。雖易地以計。烏可己。烏可己。顧習恍直之意。偵主喜愠。乃一發聲。留隙俟處置。以敗信。道可不篤耶。設少年悍者擊之中矣。

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坤有連。然非關於機者。窺和坤且欺。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駿偵。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坤之誅也。新政肅然。比坤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驟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即以道。

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刺麻章佳湖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十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遠逡引去。其二留者偽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鏡之。青霞之下。當為奇士廬。蓋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歎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手。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慘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為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為之撮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墨。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

為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怛其為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為學也溺於  
史人所不經意囊囊心口間其為文也喜臚史其為人也幽如閑如寒夜屏人語絮  
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通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  
適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千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  
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晏者天也宥晏者帝也仇晏者海內士識晏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  
晏來晏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述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  
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為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  
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為有所  
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  
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  
隱於是奮起不為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鉤日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  
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



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閻秦大之鬱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憮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桁。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復。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東髮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誦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為師傅。聞之。忽然起。道然思鬱然歎。憤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主上萬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為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澶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故不尊甯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誠。亡矣。說命廢。服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葵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瘵。闕後世宜取。須臾之遺。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出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如千卷。數數僞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劉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為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弟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屢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為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幾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幾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尚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餼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為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為少留。領之。是二事者。於公為細節。謹附書。銘曰。大儒莊君。既亡。與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為書。測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縮其詞。宥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八

陳起詩字當心湖南郴州人道光九年進士恩官至御史

平猿議

唐詩選序

復貧耦耕先生書

覆楊侯書

馬福安字未詳廣東順德縣人道光九年進士有止齋文鈔

崇檢論

服問

羅繞典字爾陔號蘇溪湖南安化人道光九年進士恩官至雲貴總督有文集

銜筠廬山石人物詩序

周易史證序

賈字蘭泉雲南羅平州人道光九年進士官監察御史貴州知府有錄寸錄

錄寸錄而錄

一

四

四

五

七

七

七

九

九

九

十一

易

崇字念國湖南善化人道光九年進士恩官至陝甘總督有貽芬書生詩文集

錄方望溪先生示兄弟書序

十二

朱

綬字仲環一字仲潔號西生江蘇元和人道光十一年舉人有知止堂文集

吳中風俗利病說

十三

澄懷堂遺詩序

十四

會稽香嶺峯紀遊

十五

攝山紀遊

十五

戈孝子遺墨記

十六

書孫孝子事

十七

書沈孝子事

十八

刑部主事周君墓誌銘

十八

湯成烈

字果卿江蘇武進縣人直隸清苑籍道光十一年舉人官浙江玉環縣同知有古齋書屋文集甲乙集

倫紀篇

二十

名節篇

二十一

莫友芝

字子德號郇亭貴州獨山人道光十一年舉人常用知縣有郇亭遺文

王節母贊

二十二

張聲玠

字奉益又字玉夫湖南湘潭人世浣縣通光十一年舉人官直隸元氏知縣有新正莊詩文集

二十三

四十自序

國朝文匯丙集卷八

平徭議

陳起詩

平徭之法。搜捕之功多。戰陣之用少。而搜捕之兵。北兵不如南兵。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鄉兵。請詳論之。五嶺綿亘數省。自廣西廣東湖南以至江西福建。嶺巔所在多徭人耕種。去住荒忽。名過山徭。而廣西廣東湖南三省交界處。有平坡千里。萬山環抱。南通連州。北負永州。西枕平樂。東隔韶連。為徭人祖宗以來巢穴聚集之處。名八排徭。大道自連州三江口入為咽喉。永州九疑山為背脊。廣西桂嶺為首。湖南騎田江西大庾贛嶺為尾。永州徭匪係過山徭。有生徭熟徭二種。熟徭與近山漢人雜居。風氣畧同。生徭言語不通。嗜欲亦異。熟徭糧富。生徭瘠貧。生徭常聽熟徭指使。是二是一。如鬼如蜮。所以嘯聚動成千百。猖獗遂連三省者。地勢聯絡然也。苗徭蠻獠性俱戀家。易驚多疑。不耐持久。貪利苟得。不能遠謀。嘉慶初。湖南苗反。輾轉七八年始定。而未出辰州一步。可知苗徭無足慮。以性俱戀家故耳。然山溪菁密。聚散無常。非有平原曠野。可以布陣安營。而決機於十里數十里也。林巒谷伏。詭譎易生。非有高城深池。可以十圍五攻。而取勝於一戰再戰也。東竄西突。楚粵并起。非有通衢要道。可以整軍聚糧。而搗堅於一路也。無百人數十人可容之巢穴。而鼠穴鳥巢。勦之

不勝其勤。無數百人千人之攻伏。而難攻免伏。防之不勝其防。其地彷彿金川。亦尺寸皆山之地。其事不異苗疆。惟難勦之法最宜。故曰搜捕之功多。戰陣之用少。雖然。言搜捕者。必主調兵。吾謂兵不必調。而必練。兵不貴聚。而貴分。兵不在官。而在民。則北兵不如南兵。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鄉兵之說也。北兵長於弓馬。馳逐平地。性氣剛果。臨陣齊一。然不能耐飢寒。難於持久。不習潮溼。炎熱鬱悶。必多疾病。不能輕捷跳躍。攀援鑽窺。易致踟躕。又不識犵人言語。犵人性情。則勦殺追逐。進止遲速。起伏探望。呼吸之頃。易失機宜。不習山林高深。徑紆直之實。則欲迎頭反成尾。追欲兜殺。反多透漏。故曰北兵不如南兵。四川貴州兵。素稱勁旅。既耐勞苦。又習險阻。湖南兩廣。遣調較易。將來大營。非此五省之兵不可。然而楚粵之兵。素欠訓練。必多渙散。小利爭進。小失競奔。又專恃大營。則防此失彼。勦一逃三。欲戰則餌之來。而不即來。欲守則多所防。而不暇防。曠日持久。師老餉糜。苗疆之役。所以不收功於福貝子。而得效於傅鼎。故曰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鄉兵。且夫圍練鄉兵。以勦犵匪。有十宜焉。山谷高深。逕途遠近。形勢險易。人人易知。則彼之所乘。與所必獲。我知趨避。我所可及。與不易及。又知緩急。識地利一也。久雨烈日。寒熱溫溼。春疫秋癘。習而不苦。飢飽勞逸。不生諸病。順天時二也。彼之言語。十知九。彼之性情。十知八。為攻為守。為

伏為逃為降為詐。十知六七。臨陣之際。人人有應變之機。得賊情三。人自為戰。關家自為捍禦。號呼擊刺之聲同。不誤於風雨。父母室家之念重。敢棄而散亡。兵心固四也。近徭十數州縣。村莊累萬。既苦裹脇。又震兵差。守則固無可恃。逃則必有所歸。團練鄉勇。則併小村為大村。移低堡就高堡。寨長漸多。糧薪漸聚。民志定五也。會匪居民十之五。鹽販居民十之二。礦丁僱徒居民十之三。盜賊逃人居民十之一。約此數種。不少英雄。此有所收。不竄入彼。削賊黨六也。邊地民大畏官最甚。文武皆可統領。易於節制。臨陣杆救官長。必不致分彼此。一操縱七也。官兵飲食衣裝。不比鄉民耐苦。查官兵日給銀二錢五分。貼補糜費。似尚不止此數。若匪逆起。滅無常。則大軍駐撤兩礙。團練鄉勇。則可以久駐。易於供給。即徭事平靜。亦可倚為善後之圖。簡供億八也。此有鄉團。則邊野無所掠。而彼米鹽布絮銅鐵之來路窮。漢奸無所通。而我聲擊檢伏虛實之機密。堅壁壘九也。臨武藍山江華永明道州全州灌陽恭城富川連山連州陽山乳源十數州縣。皆有鄉團。則彼勢割而難聚。防多而難備。力散而難久。心分而易疑。變化由我。勝算先人。勢割而難聚。則大兵所入。賊不能併力以禦。防多而難備。則聲東擊西。誘此伏彼。賊必自救不遑。力散而難久。則各為其巢穴。各逃其生命。而勦撫可兼施。心分而易疑。則賊黨必有互相推諉。互相殘忌。首逆可不



日檢敵制死命十也。具此十善而談徭事者不出此。其難亦有四。謂曠日持久無速效也。謂糾保練約必騷擾也。謂鄉兵非盡善類易藏奸細不識步武難約束也。謂寨堡圍場旗幟器械所費不貲地方官吏借練勇之名以為開銷或借以索民間幫補仍無實際憂經費也。是四者誠然。然而天下事有見為緩而急莫甚見為擾而安莫甚。見為難而易莫甚。見為費而節莫甚。請破其難而仍申吾說。自兵興以至今日。已二月矣。調貴州兵湖北綠營兵駐防兵。久需時日。由今以後。所謂速效又何必邪。使自今日始。三省督撫通飭沿邊州縣近徭山者。團練村堡。約每縣五六處。以為守望。招集鄉勇。約每縣六七百人。要縣至千人為止。以備勦殺。奉行得人。一時並舉。不出三四月。可以成事。團練既久。分道竝進。不出一月。必能勦滅。命將出師。可必之於四五月之內乎。是所謂無速效者。蓋見為緩而速莫甚者也。邊地州縣所轄之鄉民。其騷擾有甚於客兵者乎。州縣自練之兵。其騷擾有甚於滿漢兵者乎。外來之兵。一則騷擾官府。二則騷擾市集。三則騷擾田產。即節制得人。而風聲所到。亦足騷擾人心。賊采之民心已震。兵來之民膽又寒。當事類能知之。未必能言之耳。其實客兵騷擾之敝。更足以搖動邊境之人心。而使之勾通徭賊。不可不防。不可不畏也。果得有膽智得民心之州縣。勸諭鄉民。使日為團結。招徠壯丁。使聽吾指使。所圍者皆比閭族。

黨之家所誅者皆交友認識之輩。州縣既可藉大兵駐紮之威以馴鄉勇。大兵又可藉鄉勇搜捕之力以壯軍聲。兩相為用。既不擾官。又不擾民。又不擾兵。若龔遂之治渤海。張綱之定廣陵。虞詡之平朝歌。只在良有司十餘人耳。是所謂恐嚇擾者。蓋見為擾而安莫甚者也。奸細之伏藏於鄉兵。可畏已。奸細之伏藏於大兵。所臨之地尤可畏也。然伏藏於大營之左右。而客兵不能識認之。伏藏於鄉兵之左右。而鄉兵無不識認之。見生面而必詰。聞音異而起疑。外來奸細固不患入吾圍。練第鄉民非盡善類。朝集暮逃。稍縱溢驕。刻繩易變。其可慮亦與兵同。要在良有司慎簡而收之。善撫而教之耳。教之善則善民可轉其力為奮。不顧身之士。教不善則官兵可恃其眾。而有咆哮挾制之時。得失之數亦略相等。況約束以官。又須各鄉紳耆董之。各鄉殷實明白者分理之。游手以有所事而日勤。梟雄以有所希而亦奮。賊匪奸細。有為我近邊鄉人所知識者。併多方招之為我用。多方疑之使之不敢自用。其奸細如李想之平淮蔡是也。所謂難約束者。亦見謂難而易莫甚者也。今日經費之艱難。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矣。大營所在。供應不少。吾謂撤荆州駐防千兵。即省千兵之費。半撤湖北督標湖南撫標廣西撫標兵。約不下二千人。以見在余提軍領貴州兵駐廣東。廣西界。羅提軍領湖北湖南兵駐湖南界。進戰之事全以任之。不使文官掣其肘。湖

督駐永州。廣督駐連州。廣西撫駐平樂。督飭十餘州縣團練鄉兵。不使武將梗其論。三四月內。各縣即可分道併攻。大軍亦於兩省分進。吾知不待戰而降者。逃者。逃者。檢者。檢者。伏者。伏者。矣。以五六月而告功。費之省也。幾何。即以撤兵之費。為各州縣倡首。賞勞之費。亦已省經費多多矣。至於各州縣經費之出。其說有四。一則勸諭富民輸粟出財。修堡建團。二則勸諭平民。自出財糧相為移併。以保身家。三則通粵鹽之禁。於寶茶攸鄰柳衡一帶。官收稅以濟軍需。考熙寧忠定明王陽明辦湖南兵事舊法。勿以安常處順之見泥之。兵靖復舊。四則熟猛叛產。即與近邊民田錯雜。各縣皆有。仍須鄉老勘報。清理入官。糧收堡寨。以為屯積。又各州縣常平社倉義倉育嬰橋亭等項。公田公費。縣紳鄉老自為經理。亦復不少。兵興動用。兵靖償還。無傷於官。無害於民。乙丙征苗之役。調兩廣兵。衛永柳桂四府。民間助給過兵口糧。甚為踴躍。况地近切膚。豈憂慳吝。則此四條。經費已足。而於國家經費。固省之又省也。是所謂愛經費者。又見為費而省。莫其焉者也。夫團練鄉勇之說。古人言之詳矣。即平定教匪。平定紅苗。亦已著有成效。而今日不能早決此策者。事阻於所習。而疑倡始為甚難。人憚於更改。而慮勞怨之難任。大抵然也。溯查教匪紅苗。兩舉初皆調兵征勦。西藏東起。此竄彼伏。積年累歲。然後歸於堅壁清野之策。以致底平。夫明者先見於未然。

勇者定計於必行。前之策不效而後變計。則所失已多。是宜力求循良。稍破資格。官  
兵與紳士并資。采訪與稽查互用。以人薦人。以邊治邊。其究也。并可以徭攻徭。且夫  
今日南方之民。即徭匪平靜。豈遂不思所以善後哉。互廣西廣東湖南江西福建數  
省邊境。叢山長林。苗徭獠蠻所居。外礦丁儼。徒木客鹽販盜賊所匿。罪人所逃。硝磺  
鋼鐵之產不乏。鳥道羊腸。攀藤沿壁。百里咫尺。呼嘯驚疑。民無所恃。則動易靜難。官  
無所恃。則賞窮罰竭。催科提解。捕捉之案。棘夫手。養育教誡。判斷之事。梗其行。此何  
如之策哉。故曰團練鄉勇。即徭事平靜。亦可倚為善後之圖。烏乎。又豈徒平徭之策  
已哉。

唐詩選序

唐人七律。中晚傳者故多。鈔亦較多於初盛。情韻或不甚厚。語意亦或率略。要其鬱  
勃於中。激昂於外。有合於古詩人之意。則前後一也。工部以降。痛干戈之搶攘。憂君  
國之從違。撫時切事。根柢變風。當時業無忌諱。今亦靡得略焉。談格律者。輒謂聲近  
聲促。語無含茹。不知生自婦人。投畀豺虎。憂深言直。固亦其宜。但使意罔戾乎古人。  
不拘拘尋摘章句論也。若夫歎老嗟卑。希恩望寵。識者或陋。養有未淳。然情之所至。  
意乃獨深。不致汙於俗流。未甚傷於大體。此門諸詩。聖人不廢。至如游覽之作。雕刻

之工。句不純於篇。言不表於情。求之三百。已無其例。名章剖愛。庶諒微忱。竊以風什之興。言必有物。苟無本事。何啻虛車。所以未流汎濫。笨伯賈豎。亦擬坵壇。叩之其中。情乖風雅。雖復託言忠孝。而矯情偽態。觀旨可知。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終不能以倣易此也。其他香奩綺靡。體亦原於古初。自揆寡德。陷溺多年。夙戒未忘。前車可鑒。恐啟輕薄。未敢揚湯。此則似失古意。未味聖心。別裁之見。頗區區云。

復賀耦耕先生書

耦耕先生閣下。辛階處奉到手書。深感大君子誘掖後進之意。又悔不能親執業以證趨向。定異同。先生出京。已十餘年矣。今所見有欲請於左右。未審前在京時。與今同不同。近來世運。正是盛時。人心之故。頗似晚景。一則願體急迫。二則知體細碎。三則識體遺忘。惟其急迫。是以苟且。惟其細碎。是以滯滯。惟其遺忘。是以決裂。觀人觀我。有見之物。鬼趣皆同。惟垂濟拔。急迫之相。不特利害。有所趨避。尋常日用。利害無關。念所取處。亦復如是。讀書窮理。亦復如是。趨避日甚。境勢所迫。尋常習念。心趨熱徑。讀書窮理。以為勇往。其實凌亂。以為警動。其實忙迫。火急豆然。鍋熱蟻奔。未足為喻。理欲事異。厥體均失。心如大運。天地道浸。健則不息。密則無間。今乃反是。虛而不密。礙而不浸。風刀喘絲。如將斷絕。非外灼燥。乃心本體。有如歲差。初差不覺。改節易氣。

久乃覺之。今差數大。當改易時。前或不然。今乃如是。敢以請教。細碎之相。不特功業。道德文章。以至事物。以至語默。工巧之處。是為細碎。挑剔摘抉。指點搜括。開拓翻變。亦是細碎。稽古景賢。亦復如是。忠孝天性。觸不自禁。察破發處。亦復如是。是則非特用處細碎。體之端倪。蓋可知已。謂用處差。猶可解曰。彼自見小。不先立大。何乃天性。弗能已時。不自知時。亦復如是。讀書尚友。整處不理。乃理零碎。大處不見。乃見支節。完處不治。乃治破碎。心與道體。無中邊際。亦小莫破。弗以小墮。如瀑布水。一落千丈。渾渾淪淪。微上微下。望若不動。非可湊泊。豈有珠沫。得迎面觀。今乃反是。跳而不渾。分而不徹。段而可湊。柔而可泊。以為細密。其實瑣委。以為周到。其實矛盾。留心檢點。愈檢愈裂。故用意推求。方求已非。失在細故。如畫鱗爪。沒頭沒腦。石火電光。光火到處。隨即斷滅。是漸絕相。是枯萎相。非外支解。乃心本體。有羅針蝕。全景闕。虛危光四閃。今當蝕盡。未復元時。其有知者。見大黑影。其無知者。見罅隙光。十年前人。如是否邪。敢以請教。遺忘之相。不特記性。言人人差。乃至此言。與彼言。刺此念之動。與彼念。亦一事之善。不稱平生。一事或惡。亦出意外。一見之的。不貫全脈。一見有差。如面反背。心主身世。萬物同體。但凡一念。即數十年中之一念。凡有一見。即數十年中之一見。自生迄死。并無二人。亦無二心。自然貫注。自然照應。昭昭之多。即日月光。手持足

行。左右為用。舌味咽喉。彼此相成。不相賜也。不相捨也。不相待也。今乃反是。今年明年。今日昨日。倏忽天淵。乃至瞬頃。但凡一念。隨起隨無。起已前。無則忘記。起與起。行。無與無忘。起無二機。彼此斷絕。如小兒戲。抓彼弄此。墮此顧彼。忽噉而笑。笑時無。噉如莖老病。前後普聞。後不接前。以手代舌。并手不運。血肉猶是。死期尅微。無惑乎。外是父母。譽堯毀舜。自亦罵自。咋舌戕口。有可笑。有可悲。數十年前。豈亦然邪。敢以請教。謂心本體如是。縱浪大化。自然聽之。即此本體。即是工夫。無所揀擇。豈有。今昔。敢以請教。謂心體差。執口之持。如海落際。牢把颯綽。但用工夫。勿驚本體。旋天。轉地。握樞運機。敢以請教。謂二皆失。謬殊體用。本無本體。亦無工夫。口頭瀾翻。二三。一律。敢以請教。道遠溥暑。珍重道體。伏惟不宣。

覆楊侯書

誠邨先生閣下。拜手書。讀大集平平錄。通天地人之道。敢明目張膽言之。與宋元來。談道諸子。藏頭露尾。氣象大小懸絕。祇此氣象。便是道之所以為道。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且夫石丈銖寸計較而出。差謬寡失。有所取舍而為之。仍是銖銖稱寸寸度之見。知道者不然。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任天下之至變而不可亂也。故曰。孟子於問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象山先生。

云。吾所知之理。罄南山之竹不能書。旨哉言乎。道本非罄南山之竹所能書。非象山先生所知之大且多也。知其不以大小多少殊。則知近之矣。此知不在學問。不在心思。自有生以來。能知則知。不知則不知。讀盡古人書。嘔盡心頭血。求一隙之知。不可得。故曰難也。揣摩摩擬之工。口耳思慮之所。一指可以障泰山。兩鼠鬪於隙中。焉能辨其是非。韓文公云。非天小也。詩謂此四字。驚心動魄。起膏肓發痼疾之藥石。讀乎平昔。當理會此氣象。若理會某章某句。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混沌鑿我。較虛逐塊。可以一笑。詩所見如此。大君子許贊一詞否。



崇檢論

馬福安

昔聖人建天地之中而為之禮。所以軌範人倫。整齊殊俗。使人得以求身寡過。而無恃。夫五常之性者也。自魏晉之世。老莊盛行。以放曠為高妙。以禮法為俗人。一時風流相尚。賢者不免。阮籍居喪飲酒食肉。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幼輿任達折齒。畢卓甕間醉。即當時以為名士。而艷稱之。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故王衍將死。歎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桓溫北伐至洛陽。登平乘樓。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西都時。王愷石崇尤為豪侈。能守禮崇讓。克全貞素。惟劉瓛兄弟而已。或問江左人士。於願。含。含。推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然伯仁以酒失貽譏。猶染中朝餘習。惟望之持論侃侃。當官幹實。欲執正當世。不肖苟同時好。時貴游子弟。多慕王登。謝鯨為遠望之。以為背禮傷教。欲奏推之。斯真篤禮守法。王臣寒寒者矣。夫天下非砥庶犯法罹罪之足憂。而士大夫棄禮蔑義。罔識廉恥之可畏。誠以士大夫者。教化之紀綱。風俗之原本。而人心以為轉移者也。故朝廷崇禮。百僚奉法。士大夫以名教相尚。節行相高。而風俗人心。未有不歸於端厚者也。朝廷棄禮。百僚壞法。士大夫以浮虛相祖。放縱相師。而風俗人心。未有不歸於邪薄者也。然則天下之要道。可知已。欲民知

丙

集

義莫如尚廉潔。欲民知禮。莫如敦矩矱。欲民貴信。必不可以巧詐欺之。欲民興仁。必不敢以刻薄行之。立身以清白奉公為賢。當官以勤事盡職為恪。立朝以忠厚正直為敬。行事以秉禮尚義為宗。一時士大夫流風焉厚。凡為驕逸淫縱。自放於禮法之事。皆兢兢焉防其萌。杜其漸。是以君子盡禮。小人勤力。廉恥篤於鄉閭。禮義興於家。術。而無奇表不軌之民。以汙我大化者。由上之人。不以防檢為迂。而力崇之之效也。嘗觀東漢風俗之美。其時郭有道。陳仲弓。王彦方。管幼安之徒。皆以匹夫為善於家。而鄉里化之。爭訟者望閭而返。盜竊者咸畏其知。况示以上之風旨。而士大夫又皆身為表率。吾見禮教之興。不必俟讀法懸書。而後決於民心也。是在有風俗人心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服問

浙人有生數月。失父母。為他姓子。長為縣學生。乃復姓。然其居猶所撫育之家也。迎養父母。終事焉。已而所撫育之氏。母沒無子。人曰。當為之服。服宜何服。余曰。儀禮。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又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若是則繼父之道。同居則服齊衰期。浙人出懷數月。受養他姓為之子。後雖復姓。猶居所養家。迎養父母。

終事。非繼父同居之義乎。宜以恩服齊衰期。或曰。慈母如母。浙人所撫育之母。亦養母類。與。曰。不然。浙人父母存。迎養終事。則非如妾子之無母。既已復姓迎養。將致三年於所生。何得復貳三年於所養。然則浙人不知其父母存沒。或已沒。可以為所撫養三年乎。曰。使浙人不自知其姓。或未復姓。則專為所養子。安得不報以父母服。如已知其姓而復姓。則吾自有父母。即無問存沒。均不得致三年於所養也。然則服期而心喪三年可乎。案齊衰杖期章。父在為母。傳疏曰。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以母喪本三年。厭於父而情不得伸也。今為所撫養服期。情已伸矣。不心喪可也。然則祭之乎。曰。築宮而世祭之。報其德也。且不忍所養之無主後也。然浙人生僅數月。即受撫養。復為迎養。父母於其家。恩義甚重。服已盡而情無窮。則為之心喪。亦賢者之所宜自盡也。

銜筠廬山右人物詩序

羅繞典

唐書稱杜少陵為詩史。此以詩為史者也。晉袁宏宋周曇之詠史。則以史為詩。尚論古人。即以自據懷抱者也。夫史必才學識三擅其長。而詩人之詩。每多流連光景。難言直筆。乃欲定古人軒輊於一二韻語中。不其難哉。唐劉知幾作史通。凡史臣之論贊品藻。輒詆為失當。况據史以為詩。即借詩以正史。其評薦古人。又與自據懷抱者不同。未許操觚率爾也。余於筠廬同年山右人物詩。特心折焉。夫晉乘散亡久矣。虞夏之歌詠。唐魏之風詩。有佚其詞。莫詳其旨者矣。登高而望。表裏山河之勝。其地二千餘里。閱世數千百年。古人遺跡。約畧難稽。又未易詳其里居姓字矣。筠廬對三晉之雲山。考千秋之文獻。凡聖帝賢王。忠臣孝子。名臣鉅儒。皆臚舉焉。而繫以詩。抑所謂探揣古意。廣足新言者歟。雖以詠史名編。而以為山右人物表。即謂繼武詩史可也。余與筠廬交二年。其人。有真性情。其議論。有真是非。不可假借。於是編。尤服膺不置云。

周易史證序

易之興。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辭多危。其要元咎。如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文王之明夷。經也。而史緯之。而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制作。又

特詳於繫傳。蓋推天道明人事。至精至深。至繁至賾。於道無所不賅。而六十四卦之大象。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悔吝。則隱括數千百年得失善敗。以垂為炯戒。即以作史觀可也。自漢及宋。讀易者主象主數主理。派分為三。漢學中惟鄭康成開引古事以證爻象。迄宋李光作讀易詳說卦爻之辭。悉就君臣立言。證以史事。惟時光以論和議被謫嶺南。故以當世之治亂一身之進退。三致意焉。觀其所上疏云。准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者。然則其退而著書。非隱以網維宇宙為己任。能淡切著明若是哉。而或以牽合病之。謬矣。其後與光同書例者。則惟楊文節公易傳亦依程氏本旨。雜引史傳為證。文節於開禧閒聞北伐起釁憂憤以終。雖書之徵引不同。而其網維宇宙之心。則一也。後世講易諸家。非雜入機祥。則務窮造化。卒於治平之要。鮮所發明。其與佛氏傳心道家丹訣亦何以異。視李與楊之綜數人事以求實用。其得失為奚若哉。今讀荷村先生所撰周易史證一書。於觀象玩辭之中。寓以古為鏡之意。大有裨於世道人心。使讀是編者隨時觀省。各存網維宇宙之心。吾知其遠勝於高談元渺。無裨時事者。非可道里計矣。先生遭逢聖世。歸老林泉。扶世翼教。所遇與李楊異。然辭多危而其要无咎。古聖人當周之盛德。猶時深兢惕之思。則隱括數千百年得失善敗。以垂炯戒。此其意未可一日

廢也。先生是編以之闡明經學也。可以之驅遺史才也。即以之潤色我國家億萬年隆平之鴻業也。亦無不可。讀竟綴數言歸之。以志欽慕云。

仰視日輪而俯視他物者。或黃或紫。非其物之忽變而黃紫也。日光所奪而目不得  
施其明也。閉目而養之。乃開目而更視。則物如其常矣。心光之外奪於物。與內奪於  
血氣也亦然。

覆盆之下不見日。日固照覆盆之上也。其蔽之者。即其所照也。片雲之下不見天。天  
固色片雲之外也。其翳之者。即其所包者也。人之所不見者。即其所自謂已見者也。  
事之所不可信者。即其所自謂可深信者也。吁。可畏哉。

國家惡言利之臣。非也。三代後無言利之臣。所言皆害也。秦孔之利。鹽鐵均輸而已。  
有害而何嘗利也。管商之利。魚鹽阡陌。則近於天地之自然矣。而未合義也。故亦有  
害焉。孟子五畝之宅一段。大學生財有大道一段。則利即義也。有利而無害。乃精於  
言利者也。竊嘗譬之。孔孟之利。如士之謀道。得祿農之力田有秋。自然之利也。管商  
之利。如工商之逐末。非出於自然矣。而尚不遠於自然焉。桑孔之利。如盜賊之劫掠。  
取快一時。而身陷刑戮。害孰大焉。懲盜賊之言利。而禁工商之逐末。過矣。懲盜賊之  
言利。而恥農之力田。士之謀道。豈不謬乎。故三代而後。言利者非也。惡言利者亦非  
也。無真能言利者也。何以聚人曰財。利豈可不言乎。

養癰者獲令名。決癰者受實禍。韓侂胄以戰亡。宋故邱瓊山且以秦檜為南宋功臣也。宋之癰養成於秦檜。而決潰於侂胄。養成者其本。決亦亡。不決亦亡。故檜之罪。浮於侂胄也。然則癰可治乎。曰決之以時。則病可立愈。然必未決之先。使病者自強。然後一決而毒可盡去。既決之後。使病者自保。然後一決而患不復生。夫知使病者自強自保。非良醫不能也。病者知自強自保。非信醫專而修身有道者不能也。信醫專而修身有道之病者。既不多。天下之庸醫。每以養癰求令名。雖天下之良醫。亦不敢以決癰賈實禍。然則癰已成矣。將若之何。曰烈士決之以速亡。庸人養之以待亡。君子則必修不可亡之道。以聽亡不亡之天。所謂修不可亡之道。自強自保而已。所惡於養癰者。為其圖苟安。而長人泄泄沓沓之心。以底於必亡也。故必先存決癰之心。而慎施決癰之術。先存必決之心。則不敢泄泄沓沓以待禍。慎施決癰之術。則不至一潰無餘。以戕生。未講用入行政。而先論禍福是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此瓊山之蔽也夫。



錄方望溪先生示兄子書序

易棠

余讀方望溪先生集序記書銘為體不一無慮數十萬言其大旨要以篤彝倫敦氣誼為本未嘗不歎其立言之醇且盡為儒者所罕覩也及讀示兄子諸書而後知先生之學其所從來遠矣蓋其世承家學其治家也一以禮法為宗禮法定而後子若孫及宗族之人胥曉然於父子兄弟夫婦之誼尊卑長幼內外疏戚之分而秩然無敢干藹然以相接而悖禮傷化者鮮矣未俗之偷也鄉曲小民罔知禮義婦姑妯娌動相勃鬪父子兄弟或析財異居其視骨肉汎汎然如路人甚者或相賊殺即晉纓累世之族其長幼之序內外之別非不麤有可觀而行誼不修所謂禮法者徒以文貌相將侈汰出於固然驕淫由於習慣其弊也與鄉曲小民等無他實意不存所謂禮法者非其法耳今觀先生所述自其上祖御史歸祭於祠軼馬先從兄祭畢兄呼而杖之御史受之無難色宗之人亦不以為異卒盡散而散匪特御史之賢即其從兄及宗之人猶不可及也蓋不敢以貴富驕於父兄宗族宗法之行非一日矣至其論大功同財異宮復祭產則睦族之誼也祭必齋則追遠之誠也喪必異居食定復寢之制則薄於欲而厚於哀也兄弟祔葬大功相為服期則禮緣義起厚之至也凡此則末俗之所難而先生一一力行之且為書以戒其子弟此其所以久而不渝為

世式法也。其曰。家之非常起於婦人。則尤齊家之要義也。故於婦功婦德。及內外之辨。諄諄致意焉。夫先生之母。年已老矣。乃 皇上命醫視疾。猶以見醫為恥。則其

內教之嚴。固非一日。凡先生之所以檢約諸婦者。在他人視之。以為難。而先生固行之易也。大學之教。修身而外。首重齊家。身不修。而欲家之齊。不可得也。家不齊。而欲身之修。亦不可得也。治家者。禮法定。而修身以力行之。然後恩明。誼美。敬宗收族。以保世而滋大。庶民由之。可保家而寡過。士大夫由之。可以型於鄉里。洽於編氓。身修家齊。而治國平天下之道。舉而措之。裕如矣。余服膺先生之行誼。而喜是書之為有家法也。故錄之。而序其大旨如此。

天下之患莫大於廉恥之不立。廉恥不立則人喪心。人喪心則事理壞。事理壞則禮樂之所不及化。而刑禁之所不能防。要其所以致此之由。則逐於末而不知本之當務也。勾吳故墟。并鬼分野。西距大江四百里。北去海百四十里。東南環太湖。巨浸八百里。號稱水鄉。其山漫行平散。無岌嶮竦峙之觀。故民氣柔脆。易溺於耳目之所近。相文以偽。而相矜以華。所積非一朝夕也。里巷之大害。莫如游民。吳中戶口百萬。數其貧而失居者百之一。是已得一萬民游也。其非貧民而荒嬉自情者十之一。是更得十萬民游也。城之內外。通衢隘巷。莫不有賣茶之坊。沽酒之店。梨園奏曲之場。百戲駢填之所。土木雕飾。極其靡麗。日甫出而恒滿。夜已中而未散。此當非獲鋤穢穢之夫。貿遷工作之輩也。則事變安得不多。而物力又安得不耗也哉。其婦女相習以文繡。無視蠶浴繭之苦。而又好為嬉遊。面不知蔽。船簫之費。日惟數緡。家長不之聞。語笑喧雜。此又風俗之可傷者也。然則游民者。害俗之本也。去俗之害。莫如禁民之游。欲民之無游。莫如養民之廉恥。廉恥之道。不能家喻而戶說也。莫如導之以儉德。夫儉非惡名也。凡民之相率而不為。習錮之也。今娶婦嫁女之家。彩幣凡幾。端釵飾凡幾。事木漆銅錫之器。凡幾。具參氏之采。以財相尚。稱量錙銖。乃若互市。稍自菲薄。

國朝文匯

卷八

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必有責備父母之心。若被鞭撻。以是有老死不得娶妻。鬻女為婢妾。以自全者。孝子順孫之厚。終其親。必為之建道場。放大醮。吹螺鳴角。其聲嗚嗚。諱日為祭。廣設僧飯。苟不然者。親黨嘲薄。而中人之家。或因破產。數年不葬。棺暴風露。又何益也。若夫市井儂薄。不學之子。家人生事。日給不暇。而高軒大馬。鮮衣華帽。謬為富豪。博塞呼盧。奔走聲色。以安分為可羞。視錢財若糞土。一旦迫於收責。罕救寒餓。小偷為奸。污賤為役。執非不儉之故。階之厲哉。導民之儉。莫如治生。民之治生。莫如務本。士以舊德為本。農以先疇為本。商賈以平易不欺為本。工藝以勤作為本。婦人以女紅蠶績為本。罷無名之舉。節無益之用。本業勞則日少暇。日少暇則放心。放心。則游觀絕。游觀絕。則夸詐衰。夸詐衰。則事易舉。事易舉。則吉凶時。吉凶時。則人道備。而廉恥不為之生。而俗害不為之去。未之有也。治之者。請從士始。今世風俗之變。始於倡優下賤。而成於士大夫。始於衣服冠履之細。而極於婚喪之大。誠得與一二明理者。學之士。開陳其是非。而深權其可否。知布素不足以為辱。簡樸不足以為陋。假無作有。不足以為貴。必以為便己而從之。便己而從之。則士習正。士習正。則奇衰遠。奇衰遠。則等差辨。等差辨。則觀感興。父戒其子。兄率其弟。初則訐之。中而安之。久乃化之。此必然之勢也。今城之東南。固有稍質於胥閭之間者。聞見之異。豈謂地勢然哉。且夫吳

之民易為變也。任者睢州湯公之治吳也。毀淫祀而民從之。桂林陳公之治吳也。設鄉約而民又頌之。蓋善為導者莫吳民若也。鄉閭之內。卹寡振獨之事。間有行者。非不知善之當為。不善之當去也。貿貿焉。無途之從。則隨俗遷轉。淪入不可知之域。為可哀耳。聞諸故老。乾隆初。士子得館穀銀一流。父母皆食肉。童子未成人。不衣帛。不列仕籍。冬無重裘。縉紳之輿。蔽以帷。僕隸無絲縞之服。無與優伶相遺任。其時斗米僅百錢。麥纔數十錢耳。太山之雷穿石。漸靡使然。善人為邦。因其勢而利導之。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土風清嘉。庶其無媿於古語也夫。

登懷堂遺詩序

吾友陳君孟楷。既沒之四年。汪夫人允莊。手定遺集。得詩十有四卷。版成。寓書子婦。屬予為序。且曰。先夫子詩集。向已刊有行本。為海內名流所稱許。而但采春華。未摭秋實。故敢以請。予受而讀之。蓋就舊本增益。次第其先後。洋洋大觀。孟楷於是乎傳矣。予與孟楷定交。在嘉慶甲戌。尊甫雲伯先生。方以名孝廉。試令來吳。主持壇坫。一時承學之士。趨之若流。予賦質闇陋。性又疏懶。固未嘗執贄。告弟子列。而先生謬賞所作。恒獎掖之。以是習與孟楷游。方是時。王君升叔。實受業先生門。而孟楷呼為畏友者也。并叔黠而脣舌短。好大言。孟楷美容止。善議論。使筆如舌。滔滔不窮。二人交

相重。予亦敬之服之。不敢異也。孟楷尤有經世才。嘗謂西北之水利興。而后東南之河防治。為書數十萬言。抵京。朝官聞者壯之。猶記己卯秋賦罷。孟楷詣予。縣橋老屋。一燈荧然。萬葉欲脫。時武涉間有河患。陳說方略。扼腕時事。自以身居局外。慷慨歎息。並告予曰。年不我待。將不終為科目中人矣。予應之曰。科目何足為。孟楷重然。孟楷自度。果能措諸實用。不類世士紙上言子。他日請驗。願勉之也。明年孟楷入貲為府通判。從雲伯先生任江都。兩江節相山東孫公奇孟楷才。破成例。檄解駱馬湖。功最。奏留江南委用。格部議不行。始以選人赴京。得雲南府通判。引疾不起。治鹽筴。漢陽道光丙戌十二月卒於漢陽。年甫三十有三也。在江都時。予訪之。江都雲伯先生彈琴詠風。有古儒吏之治。孟楷畫接賓客。夕庀家事。當飯輟箸。當寢振衣。夜漏四五下。不得休息。予隱諷之。君有用才。慎自愛。孟楷喟然告。予豈得已哉。上有重親。旁無昆季。吾其敢自暇逸乎哉。嗚呼。孰知竟以勞動而年命不克永也。蘭煎桂灼。可為流涕者矣。孟楷詩剽雋廉悍。闡揚忠義之作。尤所擅場。蓋以龍門之壯采。合屈宋之幽思。近來詩家罕及此境。真所云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予年來學殖荒落。回念舊游。忽如夢寤。讀孟楷詩。益以深死生聚散之感矣。并叙之亡。先孟楷二年。曹夫人欲版行其詩。未果而卒。嗣雅堂集尚度名山。而孟楷之詩。已行於通都大邑。家置一編。

是則井叔之不幸。而孟楷之幸也。其猶可少慰也矣。悲夫。

會稽香鑪峯紀遊

出偏門五里而近。有香鑪峯焉。蓋與秦望諸峯毗連。而獨秀拔。遊之者或以險仄為憾。壬申春日。下榻會稽郡齋。郡齋故枕卧龍山麓。最高為松風閣。東南諸山如列屏。而峯之變幻且百狀。余謂客曰。是中必有異境。當一探之。三月上巳。風日清美。有客四人。提壺挈榼。經大禹陵。過南鎮。遂租笋輿載馬。初尚夷坦。繼稍深邃。左折百步。叢篠蒙密。有石無土。亂笋迸出。綠蟻徑上。山忽開朗。灌木合抱。清風拂人。幾四里許。聞雞犬喧沓。與梵唄相應。蓋法雨庵也。憩戶檻眎日影。白雲滄然。起足底者庸寸。再上百步。徑愈僻。石壁照人。有陰冷蕪。兩石夾徑。狹不容武。舍輿側足而入。如墮谷底。晦不見天。以手捫壁。溼寒沁肌。出峽後。石坡陡直。下臨深潭。俯矚松柏。空翠一點。細路詰屈。如羊腸蜿蜒。而蛇赴之也。山石確礧。滑不受履。又百步始達峯頂。三石環拱。矩圓而空。其中象形為龕。或曰旋折如螺。故以名也。右為螺庵。架巖為楹。循石梯而下。天風琅琅。吹滿衣袂。回望城中諸山。已滅沒雲氣。不可識矣。乃歎向之變幻百狀。雲為之也。信乎異矣。就僧房假杯棹。出所藏酒果。極酣而返。復偕諸客登松風閣。於夜氣濛濛中。指峯而笑曰。吾輩今日所游處也。四客者。青浦王蔚宗。昭文張爾不。金匱

張榮光南城喻崇照

攝山紀遊

棲霞山攝山也。所生藥草能攝生也。遠望若張傘。亦曰鰲山也。余三過之不一遊。遊始於癸酉八月也。既望二日。還自秣陵。天氣晶爽。有客二人。各租一蹇。出太平門。眺元武湖。殘荷策策。宛有涼意。行刺東林中。丹竇翼翼。以一錢賃居。人得三十二枚。其甘勝崖蜜。抵山。日色曛暮。旁皇無宿所。借般若臺下院。頓行李。院多走鼠。從人面上。過雀聲啾啾。夜不成寐。嚮明躡屐出戶。二客睡去。殘月在樹。山路正溼。宿鳥聞人聲。驚而鳴。有拍拍飛數匝者。山路蒙翳。循仄磴行百步許。憩石橋上。橋下有涸澗。對澗有峻崖。剌翠寒峭。作水縞紋。亶亶久之。東方日上矣。橋南有寺。僧離啟。尚訝客太早。偕入佛座下。一老僧正炊粥。二沙彌就階下調鹿。寺有樓三楹。甚清幽。乞僧作寓居。遣促二客移卧具。馬日午。僧離作山導。經雙桂堂。涉千佛崖。觀九老松。存其一矣。飲茗於紫峯閣。由教道返。傲二客以勝。皆默然。晚飯後。凭窗檻。侍月上。見隔竹鐙火。輒下尋徑。為陀羅尼寺。先有客四五人在。各不作語。閱案上山志。盡一冊。客亦不之怪。乘月歸。臥夢亦成趣。朝旭到枕。方知失曉。亟起登最高峯。二客惺然從焉。峰去寺六里。兩旁栝柏皆合抱。峰之上廣不八尺。短垣曲繚之。江上諸山。若兀若案。江水若帶。



新河水若縈繞。帆檣往來。若若若若。若浮塵子栩栩動。天風忽寒。萬壑送響。亦悄悄乎不可久留。各搭竹下行一里許。聞水聲洶洶出巖竇。藉亂草蛇行。得泉脈。匯其前為池。池之旁石筍森立。禹王碑冠其上。有亭有臺。屋柱皆數折。荆茨塞路。地雖寬於樹間。其下為雲泚。廢水一泓。眉宇皆綠。樹多蒼筍。結實未黃。已有香氣。丹菌生灌莽間。鮮澤可愛。謁白雲先生祠。明逸民張瑤呈也。是夜仍宿寺中。僧雜言山有白兔。月皎每出遊。俟之無所見。翼日將別山去。以遊跡之易逝也。記其大概如此。二客者。一高錫麒。一家姪華程。

戈孝子遺墨記

戈孝子小蓮先生。既以毀卒。後五年。孤子孟博。哀集遺翰。裝治成卷。命其友同郡朱綬曰。先府君行誼。子知之審。乞以一言墨其端。綬改容應之。潔几。俛視紙十數番。大約燕居時過日之作。書二通。孟博檢自篋笥。度是當日副本也。致范三橋書。為先生少作。已不屑苟同。儕俗。以得失為榮悴。讀書二十首。語語見道。粹然有儒者氣象。嗚呼。是可以見先生矣。先生幼工辭章之學。頗不能久。雖其母。每誦省闈。恒不終。後並絕意仕進。於母側作孺子嬉。暇則左圖右史。丹雘不去手。其讀書之法。博涉汎濫。歸於身心之有所自得。根極至性之地。而紛葩滂沛於古人之文。其辨儒術。尤斷斷。

嘗輯大儒傳道錄名儒傳經錄小人儒錄各若干卷。本惠氏儒有異同之說。而以邵氏宏道錄例成之。蓋謂儒術明而後學統緒。漢宋之爭可以少息。振聳之鐸。惜未有能行其書者。方乾隆嘉慶間。吳中士大夫林居者衆。能以文章倡後進。僅一二見。况其他哉。先生獨於荒江老屋之濱。好學敦行。窮年著書。以明人道之本。以別君子小人。是非出入之介。宜不樂為並世所知。而用心之隱。亦非號為學子者所及知。製前製先生誄辭。謂為前明王少湖後一人。而惜無講學弟子傳其所學。職是故也。雖然。知不知何足為先生憾。先生之書。自道所得而已。先生之言。亦既不負其所學矣。非有眈然過人之性。而又熟之以聖賢之訓。其能視人世間事。無有大於悅親順親者乎。無有傷於一日棄養者乎。則以先生全歸之一日。許為獨行君子可也。此所以流溢楮素間者。無過非道不以外至之境。擾其神明自有之真樂也。卷中最後一幅寫齊天樂詞。作於甲戌春二月。綬於先一年。識孟博時。拜先生於堂。是日命酒古梅花下。主賓獻酬。日晡而罷。孟博首為本調詞。先生歡甚。俯同所作。嗚呼。一十九年電影瞥逝。墨濡未燥。墓木已拱。孟博孤子承家。遇益坎壈。是又撫往事而太息者矣。夫沃土之材。枝凋幹竇。窮冬雪寒。五穀乃孕。未有潛德之後。久於扼塞者。孟博能讀父書。所宜勉。勉焉。弗自廢棄。修儒者之業。以俟時命之至。庶足慰先生於泉下者矣。先生

所著有半樹齋文行世。餘並藏於家。

書孫孝子事

桐鄉沈君鑾述孫孝子事。傭也。朱綬曰。嗟乎。傭其身。士大夫其行。其傭乎哉。而今猶傭哉。沈君之言曰。孝子名福。元和縣人。生三歲。其父遊雲南。久之絕音耗。孝子稍有知識。從母索父。知其故。則啼然曰。是豈天上耶。兒當別母住矣。母以幼小之妄語也。呵止之。年十二。家日窘。急養母計。不得已而傭於人。積貲十數年。遣嫁其妹。娶婦奉母。乃泣下長跽。請曰。兒終不能為無父人矣。婦侍姑。兒壽父矣。母亦泣下止之曰。兒父之出。廿餘年矣。雲南路一萬餘里。父即生。兒能識耶。則是終不得遇父。兒不得父。兒且不歸。老身將寒餓死。孝子大慟。又一年。有赴官雲南者。復請於母。母無如之何。遂受傭住。抵雲南。徧問無知者。孝子於無人時仰天泣。又時時從睡夢中躍起。或憐之。或笑之。而亦皆無如之何。一夕忽夢有人如神人者。命孝子往見父。孝子違父時方三歲。實不識父。而夢中神人為孝子言。從子往。當見父。則果見一老人。貌類己者。攬裾欲言。一哭而醒。以為積思所致也。後二日於城南市肆。遇一老人如所夢。詳問姓氏及鄉貫。真其父也。喜極而慟。慟定言所夢。父乃定期偕孝子歸。蓋其父初遊雲南。拙治生計。稍後貨骨董為業。有所積。方切歸志。而又恐廿餘年中。人事連變。歸且

無以為家。比孝子至。知妻尚存。女已嫁。子有婦。則欣然欲歸。而孝子辭其所備者。奉父就道矣。沈君言至此。綬適正容而作曰。至哉孝子。使孝子不毅然往。則其父雖甚欲歸而不能。其父不歸。則生死皆未可卜。夢中惡有神人。其誠孝之心所感。召子。沈君曰。未也。孝子更後一年。至雲南。或更後數月而不遇父。則父亦終不可歸。何也。孝子既奉父歸。而父於途中感危疾死。使孝子此時猶不得見父。則客死之鬼。填於溝壑。委於叢葬。孰從知此骨之為孝子父者。而衾故之。而標誌之。孝子雖至雲南。終不得父。不得父。孝子亦終不歸。而其母之生死莫可知也。孝子既不得父。又無以慰母。將長抱此終身之恨也。而天於孝子必不然。此神人所由見於夢。而孝子終得以負櫬歸也。綬乃改容應之曰。嗟乎異哉。昔曹孝子起鳳之尋親也。父死於蜀。不得棺。誓不歸。夢神人示以隱語。乃得父棺。何前後孝子之事符一轍也。心氣凝壹。則神志專。神志專。則通陰陽。格上下。謂有神人。亦即孝子之心之所自有。而非索之窈冥莫據者矣。其在書曰。至誠感神。斯之謂也。夫孝子生編戶之家。幼未聞古賢哲之訓。身執賤役。無名教之責。耿耿此心。祇知有父。一切傍皇顧慮之念。皆不足以撓之。卒之不先不後。使父知其為有子。而死於其子之手。母知其夫之死日。而異時遂同穴之願。則孝子不幸而其父道死。尤大幸而歸其死父也。至性所存。遠乎天地士大夫或媿

之矣。沈君曰：孝子以養母故，今猶備。嘻，備也乎哉！孝子至，當衣冠拜之。

書沈孝子事

綬往聞人言沈先生安溪，迎親安南事，心知其人，顧言之者恒不詳，不能具顧。未道光四年甲申，郡紳士修府志，普嗣昭始上其事，著於冊。越二年丙戌，屬綬別為紀事之文，以備家乘。先生諱仁業，字振先，吳縣人。父某，服費安南，娶於會安地之林氏，生二子一女。先生為長子，年八歲，隨父航海歸，而常以母羈海外為憾。父沒，先生年已長，乃圖父生像渡海省母。凡二年，竟奉母及弟妹以歸。初費人至安南，娶彼中女為婦者，不得攜婦入中國。先生之至會安，又值兵亂，林夫人攜子女竄山谷中，不食七日矣。先生求得之，而無所為計。有彼中人翁隊祿者，義而陰脫之，具舟，旬舟及海，旬颺作，句觸五指山。舟人恐，手足失措。先生抱母泣，仰天而呼。有東風自空來，挾舟過山，達廣東之瓊州境。瓊州故海口，凡與安南貿遷者，皆由是入內地。國家設重鎮於此，譏察甚嚴。先生至瓊州，而外夷女不得入中國。上下傳覈，稽留久之，涕泗以請。莫應也。有老於吏事者，稔其狀，謂康熙間曾有是事者，檢故文書中得前案，乃得如例以歸。綬嘗觀前史所載賢士大夫所傳，或千里，或萬里，奉親以歸者，代有其人，而所涉皆內地，非有形格勢禁，斷斷不可歸，而卒奉以歸，如先生者也。先生之在安南，

為迷入安南注獲迷入者器無姑即玉璣州璣州米吏稅之不傳前廷廷步其去  
死幾何而先生冒不測之險必歸其母而後安無萬全之策苟免之謀而終以自完  
其志雖一時好義者幸有其人抑誠孝之感天所以相之者微也緩乃重有感也林  
夫人一外夷女子耳度非有保姆之教詩禮之訓如中國仕族者然壹與之齊終身  
不改及乎流離瑣尾幾瀕於危卒有以牖孝子之表不後時而適至足以信苦節之  
貞昭報罔忒而辭陋在美海外之國匹婦知禮小夫慕義可見 國家聲教之廣為  
無遠弗屆焉矣。炤為諸生有聲尚其思先德而益自勉也。

刑部主事周君墓志銘

君姓周氏諱孝壇字愚初自號通梅吳縣木瀆鎮人也其先為常熟紀氏明末有諱  
某者避兵木瀆依中表周氏遂從其姓及君凡七傳曾祖某祖某竝以君叔某議叙  
階 贈中憲大夫父某以君階 贈承德郎母汪繼母湯 贈封皆安人贈君有子  
四人君為之長五歲入塾過目成誦長而為文秀拔剴亮其於古今體詩有篤好蓋  
自童子時然也逾冠補吳縣學生次年食廩餼有聲譽序間方是時嘉定錢少詹主  
講紫陽書院勵士以學各因材之所近誘掖之君以詩文見稱一時知名之士咸與  
通編紉交秋試屢不售乙卯侂得而失會川楚例開入資為部主事吳有諸生獄所

交知名之士。多違繫者。木漬去城四十里。君日懷餅金。走繫所相慰勞。或行風雨泥淖中。衣溼履敗。不以自息。凡歷數閱月。獄解乃已。入都。分刑部廣西司。尚書以下。皆知君有敏練才。而君虛心聽事。以辭察情。不隨眾畫諾。疊收兩案。得實。紀錄二次。退食之餘。與同部之為京朝官者。文酒譙集。集必有詩。才名滿輩下。在部一年。兼安巖司行走。充律例館纂修官。嗣以養母乞歸。初君名蘭頤。服官易今名。蓋以程太安人在堂。而壞有伯氏之義。不欲以白華潔養。委於諸弟。則當莖仕之初。而歸志固早決矣。得歸益肆於學。盡發家藏圖史。朝夕披覽。一資之以為詩。嘗泛舟西湖。湖富春江。訪嚴陵釣臺。所至交其才雋。更唱迭和。每江山幽峭。風日清麗。扣舷獨吟。蕭然有出塵之想。後從木漬定居楓橋。時花種竹。嘯歌其中。春秋佳日。吹笙奉輿。愉愉如也。行誼肫實。待諸弟有恩。不以私財較彼此。親故有中落者。必為籌畫。俾無失所。里中卹瘞掩骼諸舉。知無不為。歲荒助賑者三。堅辭獎議。而自奉朴略。裹衣時有補綴者。恒曰。忠厚節儉。保家之本也。林居簡外事。詩之好益專。先後輯清川耆舊詩集。及友朋遺集各十數種。錢版以行。蒐羅幽奧。用心甚勤。君之於詩。篤嗜由其性生。酬會次韻。屢變不竭。風格灑灑。近長帽老仙。自餘諸作。不為葩粉。不病權林。通如意之所欲言。而止。胸無宿留。則語無造作。擬諸吳中先哲。王百穀蔡孔達之亞也。所著遺讀小廬

詩二十卷。多有錄其副者。他者性理析疑四卷。韻學參考二卷。奉暉堂文集六卷。試帖八卷。律賦二卷。並藏於家。君生於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卒於道光十三年八月初三日。年七十有一。敕授承德郎。娶於許。封安人。子二。直錫。早卒。經組。例貢生。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今以某年月日。藏某村之原。而經組。錫余為銘。辭曰。靈巖之山。單椒亭亭。泉甘水馨。鍾秀於君。蔚為羽儀。以昌其詩。任不遺親。貞不絕俗。仕乃非殺。既孝既友。人倫克完。鼎華所難。古絃獨揮。於林之下。悠悠知者。青松白雲。陰彼廣原。高風弗護。



倫紀篇

湯成烈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古者為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事親敬長之道。始於成童。性善未漓。知與行不習。不待師保之訓。庠序之教。而蒸蒸之愛。怡怡之和。著於門內。達於鄉黨。上被聖化。下成美俗。固其宜也。世衰道污。政教虧缺。典禮不能數舉。習俗未可猝更。良繇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家庭多嘻嗃之風。鄰里競鬩凌之氣。至於不慈不孝。不友不恭。父子兄弟之間。斷斷相軋。而孝弟之道。幾於熄矣。然則倫紀者。教化之首務。風俗之本也。是以古聖王肇修于上。而後士庶人率教於下。記曰。上孝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立愛自親始。雖天子必有父。立敬自長始。雖諸侯必有兄。自天下以至於庶人。莫不以親親為貴。此孝弟所以為人之本也。夫孝也者。人倫之首也。子事父母。先意承志。記有之曰。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言順乎親之心也。弟也者。順乎親之心。必自門內始。其在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一家之政也。是故政修於家。而教成於國。其在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迓于家邦。孝弟之謂也。後世政教凌遲。孝弟衰而人放於禮法之外。縱欲蔑禮。自絕于天。同氣之親。視如秦越。同室之內。輒動戈矛。廢詩書而仁賢不親。好貨財而鬪狠忘身。於是白華廢而修醢盤盪之職不供。有不顧父母之養者矣。常棟廢

而孔懷和樂之誼無聞。有兄弟而相尤相怨者矣。以至夫婦有脫輻之凶。朋友少蓋  
簪之慶。彝倫攸斁。乖氣致矣。降之百殃。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覆霜堅冰。其來有漸。蓋  
不可不慎也。然則欲彝倫之攸叙。必其身足法。而其教可行。故為世子莫若師文王。  
朝夕於寢門之外。問安視膳。謹其常。撫軍監國。辭其命。俾胄子。國子咸稟承焉。是孝  
弟行於宮闈。而公卿大夫之家。自不令而從矣。為士則莫若師曾子。聽其言語。承其  
心志。觀其動靜。察其喜怒。審其嗜好。酒肉口體之奉。必請而行。謂之養志。是孝弟行  
於家庭。而宗族鄉黨之稱。自無間於人言矣。繇是人含溫德。家有士行。力田者雞豚  
供饌。菽水承歡。服賈者出而牽車。歸而洗腆。莫不夙夜匪懈。以事二人。出入扶持。常  
左右之。疾痛疴瘵。敬抑搔之。終其身焉。無或少怠。此始於事親之孝也。夫明長幼之  
序。篤友恭之誼。兄兄弟弟。睦于閨門。則父母之心。順。家室和平。則化端於夫婦。骨肉  
親附。則信孚於朋友。而可與事君矣。古之明王。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以其內  
行。此敦敦厚實。必能輔少主。和上下。明是非。綱紀人倫。以端風化。可以決疑守信。  
而志不移。可以遺艱投大。而中不搖。可以臨危授命。而節不奪。此孝之中於事君者  
也。至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化俗型方。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孝之終  
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修其孝弟而已矣。

名節篇

為政者欲救風俗之敝莫如端人心之趨向。欲端人心之趨向莫如崇名節之士。表揚之尊顯之。以動下士愛慕之心。以示齊民禮敬之式。凡人心瞻矜而顧前。故勵之以名。人心詭隨而放佚。故開之以節。是名節者。士君子之大防也。聖人論士曰。行己有恥。勵其節也。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欲附君子之林。必有介然不易之節矣。子臧曰。聖遠節。次守節。尚論古人。遠節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故徙其國。甘心窮餓。皎焉上與日月爭光。聞其風者。仰而思。怒而慕。孟子所以稱為百世之師也。後世梅福嚴光。郭泰黃憲。申屠蟠。管幼安。陶潛。謝枋。得諸人。或逃名匿跡。或槁餓沒世。追踪前徽。庶乎無間。下此。硜硜絕俗。秉節不回。漢宋之世。更僕難數。良繇講學風盛。士束其身。民新其俗。當時儒者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善教入人。舍生取義。君上以風臣下。父老以誡子弟。雖鄉曲里巷。婦人女子。亦知貞潔之可慕。而懼名節之墜。則庠序之士。有不白圭其躬。而慮青蠅之是集哉。故必兢兢於平日。斯能取決於臨時。蓋平日愛名。不敢放縱於禮法之外。以貽父母之戚。與不令之名。則其人為世儀表。不待臨時立節。而後啟人之愛敬矣。平日放縱妄為。敗禮敗度。不顧貽父母之憂。妻子之累。加之惡名而不恤。則為人不齒。而不必問其末

節矣。是名者實之所歸。實不副名。其名必敗。惟君子不患名之不立。而患名之不副。故聞過情則恥之。沒世不稱則疾之。聞人之毀。兢兢惕息。返躬自修。聞人之譽。內省不疚。不敢自居。闇然日章。久而彌光。風聲之樹。式於鄉閭。一行一言。應乎千里。處約則泊乎寡營。達道則毅然難犯。有確乎不可拔之志。斯有凜乎不可奪之節。夫然後得成君子之名也。然此士大夫之行。而非凡民之所能也。蓋凡民必有待而興。非上有激勸之風。勵之。不識不知。少成習慣。未有不日趨下流者。矧流侈之風。感懷利之心。錮冒卑污而不羞。安鄙吝而不覺。敗類日多。名節掃地。當此而欲變化人心。蕩滌汚俗。為治者果何術之操乎。顧氏曰。惟以名為治。乃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清廉潔者顯。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於是彰瘴嚴而善惡著。貞邪別而榮辱異。人有不動其心者哉。南史言。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乘軛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其治亂之跡。相去亦遠矣。蓋不能使天下之人。盡喻於義。而能使之知慕乎名。操是以進退人才而鼓舞之。篤信好學之儒。升之清要。崇己愛民之庶尹。賜之田宅。上行崇學興廉之政。下守難進易退之義。徇名急於趨利。守志所以全身。則賞清節而禮名賢。豈不可竊人之趨向。以救風俗之敝乎。

王節母贊

莫友芝

王太夫人方氏。子懷侍郎茂蔭之祖母也。年十七。歸欽王封翁某。封翁遠賈于路河。五年不能歸而卒。太夫人年二十八耳。逮事祖姑十年。事姑三十年。撫子婚取有孫。而子婦卒。又撫孫。及就傅數十年。極事畜勞瘁情理。當太封翁初卒。翁之昆弟會族人書二百金券。付以資撫孤。迨子將冠。即還其券。平居足不出戶。行不復人跡。食不茹人餘。湯餅之屬。不與人共。釜爨人咸笑其迂。與嫂氏親愛。惟見于堂。不入其室。至五六十猶然。外家中落。當家計窘促時。則力夜作。易升斗以遺父母。姊妹四人不能自給者。必量力資之。六十時。給祭建坊。曰。吾數十年飲冰茹蘗。初不知有此類事。唯念念懼稍有差失。他日不得為神耳。茂蔭官戶曹。歸省。誠之曰。吾始望汝輩讀書識義理。念不及此。今天相我家。汝宜恪恭盡職。無躁進。無營財賄。吾願汝毋忝先人。不願汝躋顯位。致多金也。卒年八十四。贊曰。

貞媛懷清。冰蘗在躬。其潔白艱苦。蓋罔或不同。唯太夫人禮意性得。別嫌明微。動契聖則。孝于姑。祖姑育子翼孫。一瑣悉篤摯。若未大遠於人。不食殘餘。不踐履跡。濡餅不共釜。親嫂不入室。人皆怪其迂。而守死不忒。掉楔有瘥。太夫人有言。吾苦節歷世。初無此類知聞。唯懼稍差失。異日不得為神。猗古至行。忠孝貞烈。匪迂曷堅。堅乃獨

絕獨絕之精誠如神明然人而思為神而胡不完有孫名卿許國貞專為國柱石臣庶答太母報。

四十自序

張聲玠

人生居閒則得歲月多。浪游則得歲月少。同此歲月。豈有多少之異哉。勞奔奔走。消磨於車塵馬蹟中。回首而若失也。余生於故鄉。二歲。從先大父之安。三歲餘。從先君子之闈之松溪。六歲。至福州。十歲。之建寧。十二歲。又至福州。童也。嬉戲不珍。日游。與閒皆無所繫於心。十四歲。之福清。知識初啟。以習舉子業。成。思稽科第。為建白。髫齡有四方志。於是極以奔走為樂。偏於此者。背乎彼。不得古人所謂閒趣。適以事阻於行。十六歲。仍至福州。乃肆力於詩。與闈之學士大夫。文人墨士。當酒淋漓。騷壇樹旗鼓。其或離羣索居。則經史花月。相應接。如是者四年。其為時也靜。而永然。非素志不重也。年二十。先君子權泉州。蚶江通判。二十一。之蚶江。二十二。先君子權興化。通判之興化。二十三。乃輸資為監生。止應京兆。行五千一百里。而長安之游。從此始矣。既落第。留京師一年。年二十五。歸於闈。是年從先君子之永安。二十六。先君子見背。扶父喪。復歸福州。服闋。就婚於外父李瀾。恬公建陽官舍。年二十九矣。以游故。娶妻甚遲。而其心固未以游悔者。則其勢有所必出。而時則方有可為也。壻未兩月。復從建陽赴京師。秋捷。兩罷禮部試。三十一。仍歸於闈。止四月。遂旋湖南。年又三十二。維時家既貧甚。而慈親在堂。朝夕望子貴。實偏處此。乃更不能已於游。故冬仍止行。三

十三歸里。妻李氏卒。聘同邑辰山周氏。又北行。三十四歸贊辰山。三十五春游於衡州。冬北行。三十六歸。三十七春游於瀏陽。冬北行。三十八留京師。三十九歸。自三十四至三十九。每歸里。由辰山省親於星沙。歲輒五六次。計生平六游京師。鄉試一落第。會試七落第。合京師往返之游。共得五萬數千餘里。參以閩皖江南湖湘之游。亦共得五萬餘里。蓋三十九年來。共行十萬數千餘里。懸車束馬者。中不得數年。馬年華如流水。等閒拋擲。風馳電掣。一轉瞬間。幾不知老之將至。而今年二月朔日。遂以四十設使向之所遇。不以游而以閒。平居閉戶。左圖右史。以自珍於分寸之間。其所得似有足多者。然余始也樂於游。而不自疲。繼也苦於游。而不獲止。不獲止。則余之不能以閒而自寶其歲月也。殆有天馬。非人之所能強也。悲夫。余長余妻十三歲。妻兄汝充小。余十歲。汝光小。余十一歲。而二君不為遠游。居家閒甚。所得歲月。余轉覺幼之。因其置酒為壽。書此以代一鱗。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為閒為游。余又惡能自主。